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四)

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出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1/2 插页：2 字数：312,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2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册 (其中低精本6,500册)

统一书号：10061·314

定价：(平) 1.25 元

目 次

- 党的女儿..... 林 杉 (1)
- 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 强 林 平 杜 印 (73)
- 老兵新传..... 李 准 (145)
- 林则徐..... 叶 元 吕 宕 (227)
- 回民支队..... 李 俊 马 融 冯毅夫 (285)
- 黄宝妹..... 集 体 创 作 (329)
陈 夫 叶 明 执 笔
- 新安江上..... 原 著: 福 庚 (367)
改 编: 张 骏 祥

党的女儿

林 杉

(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本剧本
于1958年8月拍成影片)

序 幕

在一座朴实而精致的剧场大厅里。

随着带有中国江西一带浓厚乡上风味的音乐声，台前那条沉重的紫色丝绒帷幕缓缓地升起来。观众席里，前前后后一排排坐着的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们。军官们肩章上的金星在灯光映照下闪闪发亮。他们现在一个个都翘首注视着舞台，显然在等待另一个节目的演出。

从舞台的一角传来报幕人——一个女孩子清脆响亮的声音：

“下一个节目，江西兴国山歌，演唱者……”

报幕人还没有来得及介绍出演唱者的姓名，场子里就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这说明了听众们对于这个节目格外地感到兴趣。

热烈的掌声继续着。观众席里有一位将军（从他肩章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少将），大约有五十上下年纪，他一面鼓掌，一面掉过头去对邻席的另一位军官带笑地说：

“我现在还记得一两个……”

场子里霎时静寂下来，那位少将和军官都把眼睛转向舞台上去了。

舞台上，从幕布的缝隙里走出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女演员来。这女演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村姑模样，她走到台前，定了定神，便放声歌唱起来。

这个女演员高亢而嘹亮的山歌声，把整个场子都镇住了：

哎呀来！
炮火声来战号声，
打支山歌你们听，
快与敌人决死战，
红军哥，打到抚州南昌城。

哎呀来！
扩大百万铁红军，
红军勇敢有名声，
五次“围剿”快粉碎，
红军哥，百万草鞋送你们。

场子里的将军们都沉浸在这歌声里了。山歌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带回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他端端地坐在那里，嘴唇时张时歛地在跟着低低哼唱。显然，他非常熟悉这支山歌。隔座一位戴眼镜的将军转脸对身旁另一位将军感慨地说：“一眨眼二十二年了，就跟昨天一样！”镜头一直摇过去，我们看见那位五十上下年纪的少将，他现在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们不知道他是沉浸在姑娘的歌声里了呢，还是他的心灵被这歌声所打动而在追忆往事，镜头缓缓地推进他的脸，从他那两只爬满皱纹但是仍然炯炯有神的眼睛中，我们知道他确实是深深地陷入回忆中去了。

画面渐渐转到了这位少将的青年时代。我们看见他现在穿着二十二年前的红军时代的军服：头戴八角五星帽，脚登草鞋，身后还背了一顶大雨笠。这位二十六七岁的高个儿青年红军，腰挂一支驳壳枪，在部队的行列中间默默而又急促地向前走着。镜头渐渐向上移动，我们才看见在辽阔的原野里有一支一眼望不见头尾的红军队伍在那里默默而又急促地向前行进。现在是夜间，淡

淡的月光照在一张张红军战士黧黑的脸上，战士们脸显得疲乏而又严峻。从他们疾速的步伐上看，部队显然是在急行军。

远处传来妇女的歌唱声：

哎呀来！
一双草鞋千万针，
难为后方的姊妹们，
穿上草鞋跑的快，
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这歌声随着夜风穿过原野，送进红军战士的耳朵里。行进着的行列间渐渐活跃起来了。战士们被这歌声所吸引，有的侧耳倾听，有的跟着哼唱起来，其中有两个青年战士，一边走一边打闹起来了。

那位高个儿腰挂驳壳枪的红军，同样也在侧耳倾听着。他身后有两个战士对着他指指划划嬉皮笑脸地不知在嘀咕些什么，接着，其中的一个紧走几步上前来趴在他的肩头，低低喊了声：

“连长！”这位连长以为有什么正经事，问了声：“什么？”那战士做了个鬼脸，戏谑地说道：“连长，你老婆一定在村口等你，保险的！”

“滚回去！”连长故作生气地低低骂了一句，自己又掉头去追寻那远方的歌声了。这时候，他看见远处黑黝黝的地平线上露出一连串的火光，这火光象一条火龙似的在那里游动着。

火光来自连长的家乡桃花乡。桃花乡的村街上，挤满了手持火把的男女群众，红军的行列穿过了火把林不停地向前行进。群众中的老头和妇女们就着火把的光在寻找自己的亲人。村街的房屋墙上，到处可以看到苏维埃时代的各种标语，以及“列宁小学”、“瑞金县二区桃花乡苏维埃政府”等长条木牌。

歌声也来自连长的家乡，在村口拐弯处的一座平台上，少女

和媳妇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妇女山歌队，由一个穿着制服的区干部模样的女同志领头，在那里高声欢乐地唱着：

哎呀来！
红军哥哥仔细听，
莫负我们这片心，
冲锋追击要拚命，
红军哥，捉几个师长送我们。

显然，山歌队里的姑娘和媳妇们各人有各人自己的心思，她们一边唱着，一边把目光投向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每张红军战士的脸。她们要从无数张陌生的脸中寻出自己亲人的那张熟悉的脸。果然，有不少人找到了熟悉的脸，她们就欢跃地抛开了歌唱的队伍，跟上亲人匆忙的脚步，去叙离别之情去了。

在这里，首次出现了我们影片的主角李玉梅。这个年轻的媳妇大概有二十五六岁，她那丰腴而长圆形的脸庞，颇长的鼻梁，美丽的大眼睛，多么象前边戏开始时舞台上唱兴国山歌的那个姑娘呀！她现在腋下挟了一双崭新的布鞋（用一块新的毛巾包着），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子，也挤在这个歌唱队伍里。在摇晃不定的火把光亮下，我们看见她同样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每张红军的脸。显然，她跟别的姑娘和媳妇一样，也在焦急地寻找自己的亲人。

画面转到了原野上。在原野里行进着的红军战士们象跟桃花乡村口的妇女山歌队遥相应和似的，现在也大声歌唱起来了。

那位腰挂驳壳枪的高个儿红军连长也在唱着：

哎呀来！
捉几个师长送你们，
姊妹们不必挂在心，
前次捉了陈麻子，
红军妹，这回要捉总司令。

画面随着歌词的最后两句又转回到桃花乡村口拐弯处的平台上。姑娘和媳妇们听见红军战士所唱的这种豪迈而诙谐的歌声，哄然发出了一阵大笑。

李玉梅也在笑着，这时候，站在她身旁的那位女干部突然用肘轻轻触她，她当即止住了笑，顺着女干部手指的方向朝前望去，她看见一个腰挂驳壳枪的高个儿红军的背影夹在队伍中间走着。李玉梅的心霎时发慌了。她急忙拖着女儿三脚两步跳下平台赶了上去。她对着那个背影喊了声：

“卢明！”

那背影闻声回过头来。李玉梅看到了一张陌生的略带惊讶的脸。平台上的姑娘和媳妇们传来一阵哄笑，这使得李玉梅十分尴尬，她转身低着头满脸通红地奔回平台来。她无地自容地紧抱着女干部的头，把脸藏在她的肩头上，死命用拳头捶打她的背。

“玉梅！”

伏在女干部肩上的李玉梅，这次可真听见了她所熟悉的声音。她猛地抬起头来，果然看见了自己所要寻找的那个高个儿挂驳壳枪的人。

李玉梅看到了自己的丈夫。他正站在平台左前边的一棵大树下跟围上来的乡亲们不停地打着招呼，又跟一个留着浓黑的八字胡的中年农民在谈些什么。他们身后，红军的队伍仍然在疾速地前进着。

李玉梅带着女儿飞奔了过去。小女孩尖声叫着“爸爸”，象只小鸟似的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父亲喊着：“小妞！”（这孩子的名字）抱起女儿来。李玉梅也走到了丈夫跟前，她站定后深情地定睛看着他的脸，带笑地说：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卢明！”留八字胡的中年农民附在这位连长的耳边眯起眼睛调皮地说：“你老婆为了看你一眼，山歌唱了三个晚上了！”

乡亲们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年轻的妻子在丈夫面前略略显得

有些不好意思。丈夫也笑着，少顷，他转脸对妻子说：

“玉梅，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刚才我把你跟小妞都托给支部书记了！”

“你放心走吧！”八字胡显然是桃花乡的党支部书记，他插口道，“卢明，等你们将来回来的时候就会明白。我们后方不会对不起你们的！”

连长卢明还要想跟支部书记谈些什么，但他发觉自己的连队已经走远了，便放下抱着的小妞，上前跟支部书记和乡亲们握手道别，然后牵着小妞，朝妻子看了一眼，自己就顺着部队行进的方向走动起来。

“支部书记！”有人在叫。

支部书记转脸看去，他看见一个青年战士朝着他奔过来，便急忙迎上去高声说道：

“我正找你哩，你放心走吧，你娘的事，我们讨论过了……”

在急促行进着的队伍行列旁边，卢明牵着女儿跟自己的妻子玉梅并肩向前走着。

“玉梅，我们走了。”卢明朝妻子说。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玉梅从腋下取出那双新鞋交给了丈夫，用探问的目光问道。

“谁说的？”卢明接过鞋来问道。

“知道你们都要保密。”玉梅嗔怪地瞟了丈夫一眼，笑了笑，又带着探问的口气说：“还听人说，你们这次一走，得十年八年才能回来，是真的么？”

卢明没有回答，他只是牵着孩子，低头默默地向前走着。玉梅看到丈夫的这种神情，心里已经料到了几分，也逐渐把自己的头低下来，沉思着。两人无言地向前走了几步，卢明朝妻子看了一眼，转成笑容，逗弄地说：

“怎么，你哭了？”

“没有。”玉梅抬起泪眼说，“你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卢明站住说道，“也许只要三年五年，也许得十年八年，为了咱们革命，也说不定要等到头发白了才能回来。玉梅，小姐要靠你一个人抚养了。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你们支部书记。你是个党员，千万要记住，不管困难到什么地步，你也要坚持革命斗争……”卢明说着，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白布包，打开布包，露出了两块雪亮的银洋，把它递给妻子。

“这留给你家用吧！”

“这……你从哪儿来的？”玉梅惊异地问道。

“不是你自己送给我的？”丈夫笑着说。

“我？”

“忘了？你送我参军的那一年……”

“你这人，三年啦，你还藏着……不，你留着路上用……”于是，夫妻俩争执起来。

一阵掌声把那位少将从梦一样的回忆里惊醒过来，他茫然抬头望去，看见舞台上那位唱歌的姑娘朝观众微微点了点头，便退向台后去。这姑娘纯朴而略带笑容的脸，显然吸引了这位少将，他情不自禁地向旁边那位军官看了一眼，踌躇了一下，便站起身来。

“怎么，你要回去？”那位军官问道。

“不，我到后台看看去。”少将迷惘地带笑说。

“干什么？”军官惊异地问。

少将停顿了一下，又坐来说：

“真象做梦一样，这姑娘长的跟她一模一样！”

“跟谁？”

“我常跟你提起的，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战友……”

“噢！是么？”那位军官十分讶异地问道。

“我看看去！”少将在迷惘中没有注意到那位军官的惊讶和

探询，他自管站起身来，迅速地离开了座位。

少将走进了剧场的休息室。他捉摸了一阵通向后台的方向后，便踏上一节短短的石阶。石阶上面，出现了一扇白漆的门，上有“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等字样。少将在门前犹豫起来，竟又返身走下石阶，一屁股坐在一张沙发椅上，他把头靠在椅背上，闭起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显然，他又继续沉浸在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里去了。

这时候，附近响起了一阵女孩子的嬉笑声。少将睁开眼睛，他看见那扇白漆的门被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五六个打扮得象花朵一样鲜艳的年轻女演员来。这些姑娘们也许是在完成了自己的节目以后，现在要到剧场里去听听观众的直接反映，她们就通过这休息室蹑手蹑足地走进剧场大厅去。最后一个走出来的就是那位唱兴国山歌的女演员，她现在已经换了装。少将看到了她，不禁全身颤抖了一下。在明亮的电灯光照耀下，少将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姑娘的那张长圆而丰腴的脸庞、顾长的鼻梁、美丽的大眼睛……

少将一时愣住了。他不由得把自己的目光凝注在这个姑娘的脸上。姑娘也注意到了，她不自觉地停住了脚步。她骇异着这位将军为什么用这种眼光注视自己。但这仅仅是一刹那的工夫，这姑娘稍稍停留一下，瞥了将军一眼，也就拔步走了。

“你是江西人么？”将军站起身来迎上前去带笑地问。

“是的，首长！”姑娘的脸上显出了疑惑的神情。

“你是兴国县的？”将军进而问道。

“不，首长，我是瑞金的！”姑娘有礼貌地答。

“哦？”将军不由己地喊出了一声，接着连连摇头说：“天底下真有这种奇事！”

“怎么啦，首长？”姑娘更加疑惑地问。

“我也是瑞金的！”将军转成笑容答道。

“那我们是老乡！”姑娘开始活跃起来，进而问道：“首长，你是哪个乡的？”

“瑞金二区桃花乡！”将军答。

“哎呀，多好呀，一个乡的！”姑娘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但她突然收敛笑容，脸色也跟着变得严肃起来，用她美丽的大眼睛望着少将的脸，说道：“首长，你一定认识我爸爸！”

“他叫什么？”将军急切地问道。

“卢明！”姑娘答。

将军听了，热泪忽地从眼眶里涌了出来，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姑娘呆住了，疑惑地问：

“首长，他还在世么？”

“在！”将军答。

“他在哪儿呢？”姑娘迫不及待地问。

“小妞！”将军含泪轻轻喊出自己女儿的名字。

这一来，两个人都愣住了，两个人都长久地凝视着对方的脸，两个人的眼泪都渐渐地流满了自己的双颊。突然，姑娘冲了上去，高声喊着“爸爸”，一把抱住将军的颈项。将军也紧紧抱住自己二十年来没有见过面的女儿。静默片刻后，将军让女儿坐到沙发上，自己也跟着坐下，问道：

“小妞，妈妈呢？”

女儿一时没有回答，她低下头去，然后慢慢又抬起头来说：

“爸爸，你们是一九三四年秋天撤走的，到腊月，国民党白匪军就来了，县委跟游击队被迫撤到东山，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就血流成河，妈妈……”

第一章

“妈妈，妈妈……”四五岁的小妞用两只小胳膊死命抱住妈

妈的脖子，大声哭叫着。

镜头拉开，我们看见李玉梅双手被反绑，头发蓬散，脸色苍白，但她并没有落泪，只把自己的脸尽量挨近女儿的脸，听任女儿抱着她（小姐由一个老太太抱着）。这是在深夜，北风狂吼。镜头移动时，我们趁着阴暗的月光，可以看见被捕的人并不止玉梅一个，除她而外，还有六七个不同年龄的农民同样被反绑着双手站在那儿，他们有的衣衫破裂，血流满颊，显然已经遭受了残酷的拷打。

在这些被捕者周围，围着一圈明晃晃的刺刀，刺刀圈外，挤着正在哭泣的被捕者家属和村里的群众。

一个国民党军官在一旁踱着。这个军官高胖个儿，肥脑袋上长了一对鼠眼，身背三角带，脚穿长统靴，靴上的马刺在村街上吱吱发响。

村西头突然响起一阵凶恶的吆喝声，人们吃惊地掉过头去，看见又一群手持刺刀的国民党士兵，由一个瘦瘦的青年军官带着，赶了一个被捆的中年农民朝这边走来。这人被赶到老鼠眼前站住了。老鼠眼举起手电朝他脸上一照，人们看清了那是一张留有浓黑八字胡的支部书记的脸。手电的光亮在八字胡上停留了一下，只听见那老鼠眼从牙齿间发出冷冷的声音说：

“一点不错，你是支部书记？”

“不是！”八字胡答。

“哼，你不用隐瞒了！”老鼠眼摇晃着大脑袋冷笑起来，“我说你是个笨蛋，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你这两撇胡子用刀刮了？”继而又说：“现在你该学得聪明一点，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看你这支部里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八字胡停顿了一下，他决定要跟这个肥脑袋开个玩笑，便一本正经地说：

“长官，看起来是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着不顺眼？”

“那倒未必！”老鼠眼随口答道。

“长官！”

“你说吧！”

“长官，”八字胡的目光在肥脑袋上来回移动，他象是想在这上面发现什么奇迹，然后，仍然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说：“你这大脑壳上为什么长了那么一对老鼠眼，可真不顺眼！”

想不到老鼠眼并没有发作，他眯起眼睛朝八字胡狠狠盯了几下，便咬着牙向身旁的青年军官发出命令道：

“押走！”

一阵吆喝，八字胡被凶恶地推着，跌跌撞撞地走动起来。他走过一连串被捕的同志们的身前，他的目光机警地在每张脸上扫过，他也看见了玉梅那张惨白的脸。

整个村街顿时骚动起来，手电又到处发亮，刺刀又到处闪光。被捕者被押出村外去。家属和群众都被刺刀阻拦在原地。

怒吼着的北风卷去了小妞和家属们的号哭声……

这里是桃花乡村外一处荒凉的墓地。在一座高大而塌陷的古坟背后，黑暗中隐约有几个人影在微微蠕动。镜头推近，我们看见一对被捆绑着的男女在这里席地坐着。男的大概有二十八九岁，留了个分头，现在头发蓬乱，脸色显得恐惧而不安，他看见村里拥出一群人来，便站起身来躲在坟背后偷偷看着；那个女的是我们曾经见过面的，就是在妇女山歌队里跟玉梅逗笑的那个女干部，她现在只是低着头木然地坐在那儿。这两个男女身后，有两个国民党士兵手提步枪站在一边，显然是在监视他们。

村里的八个被捕者终于被押着经过这座古坟前边。由于是在黑夜，就没有能够发觉他们。走在最后一个的玉梅，似乎隐隐约约看见了这两个人，她想停药仔细看看，却被一个士兵推向前去了。

穿长统靴的老鼠眼过来了，他摇晃着一堆肥肉，站在男的面前，稍稍打量了一下这一对男女，然后又从牙齿间发出冷冷的声音向男的问道：

“是这八个么？”

“是的，孙主任！”男的抬起恐怖而不安的眼睛，卑恭地答道。

老鼠眼点了点头，做出了表示信任的样子。那女的一直是低着头木然地坐在那里，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她抬起头来不屑地向男的看了一眼。但老鼠眼并没有觉察，却摇晃着一堆肥肉自管向前走了。

北风继续狂猛地吹打着，它发出了刺耳的呜呜的声响。在另一座阴森森的古坟前边，八个被捕者排成一字形昂然站在那里。刺刀布满了整个坟场，一挺机枪已经架起了枪身。老鼠眼来到了，他向被捕者望了一眼，便轻轻抬了一下手，机枪开火了，枪口喷射出血红的火舌……

共产党员们面临了自己对人类幸福尽责的最后一刻。他们默默地听任机枪子弹穿射过自己的胸膛。在这一刹那，玉梅看见支部书记已经全身中弹，他一手按着胸口，一手扶着古坟的一截断壁，在那里摇晃着身子挣扎着站起来。支部书记无意地向玉梅看了一眼，他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便用尽最后力气叫起口号来，人们也就跟着叫起来：

“拥护苏维埃！”

“武装拥护苏联！”

“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员动人心魄的口号声震撼了国民党的士兵们。口号声吓得那个机枪手全身发抖，他只得低下头去盲目扫射起来。玉梅只跟着别人叫了一声口号，她在极度激动中晕倒在地（在八个人中间她是第一个倒下去的）。当机枪手醒转来又向着这一批被捕者挨次扫射时，玉梅已经平平躺在地下，这使她身上侥幸没有中一颗子弹。但现在玉梅自己并不觉得，她已经不省人事了。

所有的被捕者都先后倒在血泊里了。

现在，除了北风的呜呜声之外，一切又归静寂。